



我在古典学实验班学会了 温古知今

□ 莫与同

我清楚地记得,2013年5月13日晚上,刚完成一个采访的我正扛着相机三脚架回到人民大学。走到学校体育馆的时候,我收到了人大古典学实验班的转专业录取通知。从那一刻起,我从一个新闻学院的学徒变成了古典学实验班的新生,满怀期待地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并在人大古典学师友的引领和陪伴下度过了本科和硕士阶段共6年的学习生涯。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全国率先创立了本科建制的古典学实验班,由刘小枫教授担任教学导师。此后,国内高校的文科教育进行了各种跨学科的尝试,古典学属于文史哲人文学科内部的跨专业实

验。近年来热门的还有人文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跨专业实验班,比如各大高校争相创立的PPE(政治-经济-哲学)实验班。顾名思义,古典学即研究古代经典的学问,但文史哲都研究古代经典,为何还要另立一个古典学专业呢?

其实,古典学最早是17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一个学科,西方的古典学学科主要针对西方的传统,也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在那个时代,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深刻感受到了现代性的危机,古典学的兴起本身就具有反思现代性的意图。

如今,我们的古典学并不是想照搬西方的学科建制,而是希望弥补中国大学体制转型中缺失的一环。西方的古典学研究自然更具自我主体意识,但中国引入的古典学却要我们明确地带着中国独特的

问题意识研究西方,通过对西方古代经典的研究,重新认识西方,通过对中国古典的研究,重新看待中国。

而且,在现代学科建制下,文史哲各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方法论,在专业化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壁垒。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教育设想,古典学希望能够打破文史哲的现代分科界限,致力于让学生形成健全的知识结构,跨越现代学科壁垒。

根据古典学实验班的课程培养方案,初期我们会学习中西古典语文学基础,然后深入理解中西经典和文明传统。本科阶段,我们要花费大量精力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中国古汉语,还要阅读核心原典,比如《荷马史诗》《柏拉图对话录》《论语》《史记》《史记》,以及莎士比亚、卢梭等先贤的经典著作。此外,古典学实验班也会开设一

些博雅课程,包括西方艺术史、西方思想史、古典乐理等。

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大部分课程会更注重细读原典,而不重视概论,这容易导致学生难以形成思想的宏观架构。不过,深入学习本来就不完全是老师的责任,而更多是学生自己的任务。在经过古典学实验班的6年学习之后,我不敢说自己做到了兼通中西之学,对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但至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做学问不只是采用一种读书方式或思维模式,更是一种毕生的生活方式。学术训练和知识积累固然重要,但学术不等于学问,知识不等于智慧,最好的教育是唤醒个人生命和灵魂的火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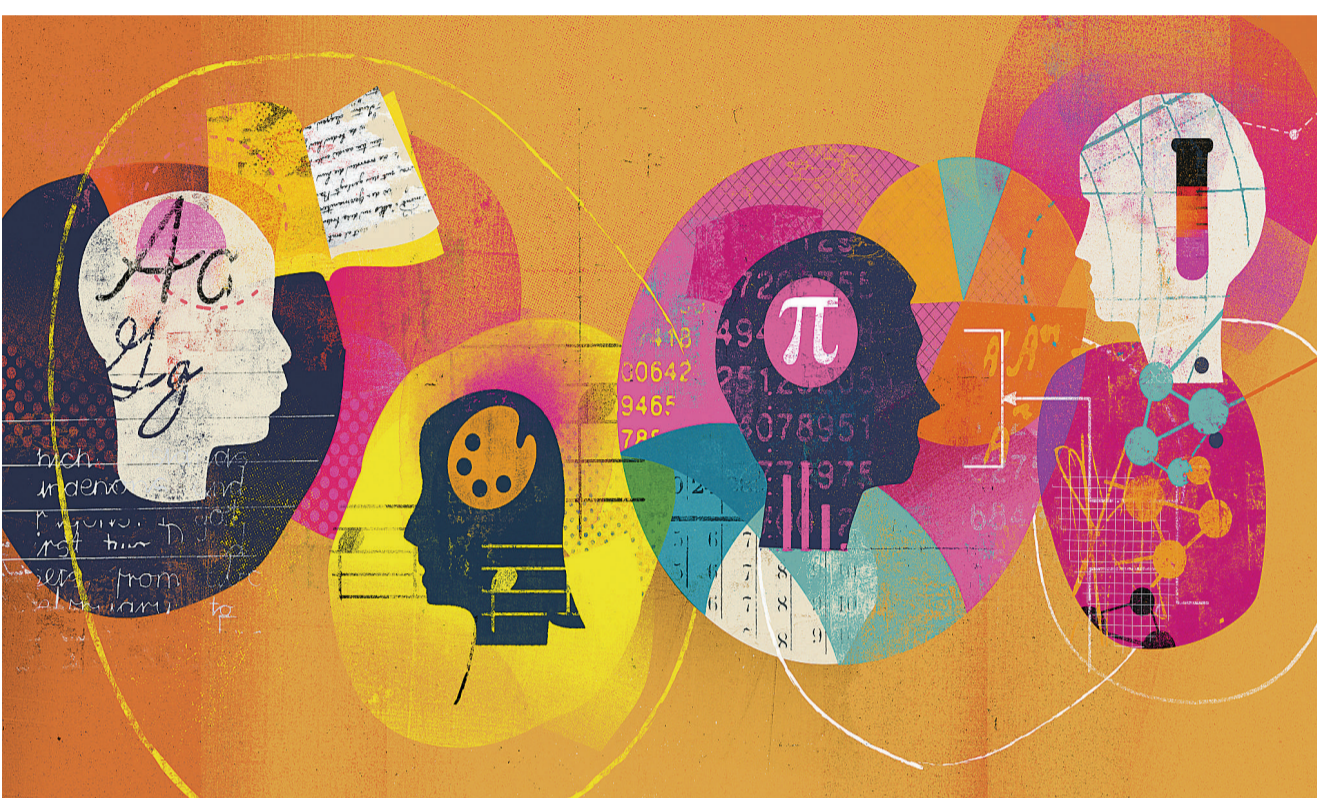
古典学不是古典主义,不是以一种主义对抗另一种主义的立场之争,而是一片

涵养心性、磨砺思想的乐土。就像苏格拉底当年探讨问题的方式一样,古典学实验班的教育,更多是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而非直接给出答案。埋头阅读古典著作的经验,也教会我们不易被现代人的焦虑漩涡所裹挟,学会以更从容的心态选择未来的道路。

离开古典班之后,我选择继续求学生涯,继续直面这些迷人的问题,我的同学们也迈向了不同的人生方向,除一部分继续攻读古典学之外,更多同学在硕博阶段选择到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等领域深造,而且,进入古典学实验班并不意味着将人生越走越窄,毕业后,同学们的就业选择十分多元,有的到政府机关、国企、学校、媒体等单位工作,还有一些从事影视编剧、艺术策展、产品设计等方面的自由职业。

回首来看,古典班的6年时光就像一把磨刀石,磨去了我的躁动和不安。《礼记》言“今人与居,古人与稽”,向古人稽首请教,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当下,理解自身。因此,人大古典学实验班教会我最重要的4个字,就是学会“温古知今”。

火爆并非标准 大学专业设置不简单



在田野考古中翻开 无字地书

□ 温景超

我曾以为,考古意味着可以接触到许多文物,它们不仅很美,还让我与古人更近。等成为一名考古专业的学生,我终归明白:考古远不只是研究文物。课堂上,常常听老师讲述田野工作风餐露宿的生活,可那些时刻,他们的眼神里闪烁着光,扎根土地的劳作,仿佛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些迷人的文物在眼前出土,即将消逝的遗迹得到了保护和挽救,一代代前辈治学的轶事掌故、以及老师们传道授业的人师风范,无不深深吸引着我。

回溯历史长河,考古学正是为历史进行倒带、恢复民族记忆,让历史可以被观看的行动。百万年的人类历史,卷帙浩繁的史书记录了不足一万年光阴;而典籍也不能全部覆盖一个民族记忆。地下一个个装满谷物的陶罐、一只先用岩石雕琢的蚕蛹、一处合葬的家族墓穴、一座宏伟的城址,都是被土地掩埋了,是无数人间的喜怒哀乐,这“无字的地书”,只能等待我们用考古去唤醒和诉说。

考古学是一定要走向田野的。从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来到吉林大学创建考古学系起,田野实习课程就从未中断。在学习了田野发掘的基本理论、技术和各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内容后,我们在大三开始了一整个学期的田野实践课程。

2021年,我来到了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在这里建有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设施齐全的实习基地。晋南大地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遗址主要是一处仰韶时代的重要聚落。在实习中,我和老师、同学亲手发掘出了中国最早的石雕蚕蛹、纹饰精美的彩陶盆、形制规整的陶窑、6000年前的房址等。细心揭露遗址、努力保全文物的成就感和喜悦感,以及应对现场各种突发情况和问题的考验,展示出田野考古的无穷魅力。同时,100多天的农村生活,还加深了我对土地热爱。面对温柔敦厚的山川,我感到了自己的黄土地孩子,我和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乡如同故乡。

人们常说,田野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未来职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的确有人从此选择离开这个学科,走向更体面的职业;但大多数人还是会留下来投身其中,成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因为这里值得。

未来的研究生阶段,我将选择继续在艺术史及美术考古的领域钻研,结合自身的兴趣与专长专心学习,发掘碑刻法书、金石钟鼎、精美恢宏的壁画等背后所蕴含的美学与历史信息。同时告诫自己,不能忘记田野,因为那是考古人的根,我也从那里走来。

考古事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也有一些与此相关的热点新闻:如高分考生报考考古专业、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招人难等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自由

选择职业的时代。考古虽然要求从业者深入田野,考验体力、耐心,可能面临生活条件的艰苦,但无人问津,就业难,却并不足以代表我们的学科和行业,仅仅是少数的偶然事件。热爱考古并为之坚持多年的人,在我的身边有很多。信念感也如同生长在每一代中国考古人身上,正如我的老师们、以及我所接触过的许多前辈一样。

人们在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而事业也在选择着热爱他们的人。既然热爱,还可以谈得 苦苦坚守 呢?我曾有幸拜访一位前辈校友,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法书家和考古学者。先生对我说,很多报道中把他描述为甘于寂寞。可事实是,投身学术研究让他的精神世界感到充实自足,并且多年乐在其中。如果说困难和考验,那么世界上又有多少职业没有困难和考验呢?

我对考古的未来是充满期待的。随着考古热 在社会上的兴起,新的重要遗址和研究成果不断展现在世人眼前,时代的呼唤、国家的支持,一定会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投身其中。

我的届同学们大部分也选择继续从事考古工作。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技能,一届同学中有超过半数的同学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在一个自己感兴趣或更擅长的方向深入研究,积累更多实践经验。我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足迹将遍布祖国各地,成为未来中国考古学的新兴力量。

□ 陈志文

大学专业设置标准是什么?首先,社会需求是学科专业设置的重要方向。谈到大学专业,离不开另外一个词,学科。学科侧重于知识生产即科研角度,专业则侧重于社会需求角度即人才培养角度。目前高校专业大约覆盖了13个学科大类,各类名目繁多的专业名称大约近500个,但核心其实就100余个。这些专业我们是否都要办?答案是否定的,必须结合自己的办学特色,合理定位,切忌追求大而全。

20世纪90年代,伴随211工程的启动,为纠正50年代院校调整的不足开启了大合并的风潮,综合性院校大规模出现。与此同时,高校进入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大发展阶段。在这一轮的发展中,在专业设置上,全国高校普遍出现了一种“什么专业都办”的冲动。无论什么学校,文理工农医经管法,所办专业少则五六十个,多则上百个,仅从专业上看,高校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一些人文社科与艺术专业,因为办学门槛低、收费高,备受高校推崇。比如,管理与艺术这两个就业老大难专业竟然成为全国高校举办的热门。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管理与艺术类招生量高居所有13个学科门类中第二与第三位,仅次于工科。比如某211农业大学,就设有4个艺术类本科专业,其中包含音乐表演。一些地方的行业学校,类似石油大学、农业大学等设有播音主持在内的艺术专业的也比比皆是。

2016年,首轮“双一流”建设启动,新入围的25所非985、211高校几乎清一色是行业特色鲜明的高校。双一流的核心思想就是引导高校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大而全。此后,很多著名高校纷纷开始做减法,撤销自己没有优势的学科专业,比如中国科技大学当年就撤销了公共管理学院,浙大也曾放弃一批硕博学位点。2021年“双一流”第二期启动,只强调“学科”,遏制高校野蛮生长,引导高校重新塑形,办出特色的目的更加明显。

第二,专业设置上需要与时俱进,及时响应社会需求不断调整相关学科专业设置,但也需要警惕盲目赶时髦的浮躁。

专业设置是一个科学问题,任何一个专业往往需要其理论体系,必须兼顾科学性、稳定性。物联网本是互联网应用发展的一个方向,2009年前后IBM公司为推动业务发展推出了集纳各种软硬件信息技术的“智慧地球”概念,物联网因此风靡一时,不少专家宣传物联网要取代互联网,全国高校兴起举办物联网专业的风潮,最高峰时全国有400多所高校举办物联网专业。但遗憾的是,物联网很快就成为弃儿。2018年最早举办物联网专业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宣布物联网专业停止招生,而原因则是就业不好。近年,很多高校因为种种原因,开始放弃物联网专业招生。

最近几年,IT行业一旦兴起一个概念,一些高校就纷纷举办相关专业,从物联网到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元宇宙,无一不是。这其中一些其实只是一个市场概念,并没有理论体系,也并非新兴学科。比如,近年流行的“元宇宙”就是Facebook在人工智能基础上推出的市场概念,但竟然也有不少高校开办所谓元宇宙专业,必然无法长久。

第三,不同层次和学校,肩负不同的责任,在学科专业设置与培养上也需要有不同定位。

2021年9月清华明确提出要控制人文社科规模,压缩博士生规模。此前,清华大学高调宣布成立集成电路学院,其核心目标不言而喻。回顾这些年清华大学在学科专业上的调整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清华大学一直在关注国家的战略需求。关注着“卡脖子”技术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清华、北大就曾抽调全校最优秀的师生组建了核物理相关的学科专业,为我国“两弹一星”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与技术支撑。主动站位国家的战略需求设置相关学科专业,是著名研究型高校的重要责任,也是区别于一般高校的地方。

一方面是干别人干不了的,另一方面,即便是相同的专业,也需要有不同层次的培养定位。

2020年清华大学停招新闻与传播、会计两个本科专业。相关部门解释,清华并非不再举办相关专业,而是希望培养更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在本科停招的同时,新闻与会计的硕士招生量增加。显然,清华对自己有着清晰的定位,换句话说,清华大学不再培养简单的专业技能型人才,而更希望培养出有学科交叉背景优势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反过来,应用型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上更需要脚踏实地,紧密结合具体社会需求、行业需要,培养更多实用人才。在培养模式上,也需要聚焦具体技能与专业的培养,而不宜盲目学习研究型高校的宽口径、大类培养模式。

第四,考生与家长是我们了解社会需求的晴雨表,但我们也不宜简单以此作为专业设置的唯一依据。

2022年,伴随房地产等行业大滑坡,需求萎缩,土木专业成为考生的“弃儿”,同济大学相关专业的录取分数在河南创下极端纪录,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考生和家长的择校往往是社会需求的晴雨表,高校需要重视并及时调整相关专业设置,但个人的选择有时是短视和功利的。高校也不能简单以表面的社会需要,尤其是考生和家长的择校作为唯一衡量的尺子,尤其是基础学科。

要突破西方对我们的技术围堵,核心还是要打好基础学科的基础。在应对西方的技术脱钩与围堵中,国家系统性地规划有三支战略科技力量,高校就是其一。高校在其中的核心职能是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人才支撑,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础学科与基础学科人才。强基计划的目的,就在于加强优秀的基础学科人才的选拔与培养。

遗憾的是,因为基础学科专业技能性差,就业不理想,往往不受考生家长的欢迎。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出发,还是高校从事知识生产的基本职能出发,我们都需要对基础学科、国家需要的特殊学科进行必要的保护。

同样,我们也绝不能因为考生与家长喜欢报考而盲目设置某些专业,比如管理与艺术专业。这种喜欢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比如好考、好考等,而并不等同于充足的社会需求。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 散夜

高考那年,我遇到了一份招生简章,上面的报考要求写着:喜爱游戏,喜爱电子竞技。在此之前,我一直更想学动画,拯救中国二次元。但是,对一个从小打着DOTA长大的电竞少年而言,简章上这个新设不久的专业很难不吸引我的注意。最终,半是心之所向,半是误打误撞,我报考了“艺术与科技(数字娱乐方向)”的专业。等到开学才知道,这个在校内通称“数娱”的专业,在网上被称作“电竞专业”。

刚上大一,常有高中同学跑来问我:课纲要不要你们每天必须打游戏?高段位有没有学分奖励?专业课不教怎么补刀、怎么出装?什么时候才能在联赛上看见你?有些人是真搞不清楚状况,也有人只是

拿我打趣。面对这些令人喷饭的误会,起初我还会认真解释,后来则基本以摆烂为主。嗨呀,既然外面都管我们叫“电竞专业”了,我又有理由不迎合他们的想象与期待呢?

其实,所有数娱专业的同学都很清楚:我们不是来大学里“打电竞”的。并且,电竞选手一靠天赋、二靠训练,不是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不具备特殊天赋的电竞爱好者,如果也想吃这口饭,必定是冲着产业去,而不是冲着赛场去。专业课程里,拦在我们面前的第一道坎,就是让不少学霸也不禁要鬼哭狼嚎的线性代数。

说起人才培养规划,很难说数娱专业有多明确的培养方案。和更成熟的专业相比,数娱给我们提供的前景,至多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具体形状还得靠自己一边摸索、一边补充。本科四年,我的职业规

划变得得有八回,修课的重点方向自然也在随着想法的变化来回摇摆。幸运的是,对于数娱这个年轻的专业,学校虽然也有些不准方向,但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与资源。以专业选修课为例,我们既可以选择码农路线的AI编程、图形特效,也可以学习项目管理、游戏设计,往游戏策划方向发展。当然,更加“电竞向”的选择也不少。体育评论解说、赛事直播、赛事管理,只要你想学,这些都能学到。

作为最早“吃螃蟹”的一批学生,我们在毕业之前,也有过不少迷茫或者困惑。有人带着一腔电竞梦进来,结果发现只是年少时代的心血来潮,也有人一开始目标明确,却越学越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学些什么。而数娱给我带来的最大困惑是:我的教育背景是否真的是电竞与游戏行业所需要的?实习中,我发现这个行业流行“英雄不问出处”的观念。代码过

硬、点子多、对数值敏感、能拼能卷、会整活,相比于一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电竞专业人才于这些标签,比这些个性化的能力,才更是行业里的立身之本。我们专业前几届的毕业生,可以由一家游戏公司“包分配”。但喜欢电竞和游戏的人,更愿意凭着自己的本事往高处走,对此失去兴趣的人,也可能就去考研考编了。

行业里,很多让我心服口服的业内前辈,大学专业都是五花八门,有科班背景的人很少,也看不出有多大的从业优势。因此,我不得不自问:大学四年,到底学了多少有用的东西?有时候,我不喜欢“电竞专业”这个称呼,但不可否认:如果不是电竞被推上了风口,可能根本不会有“数娱”这个新专业。论是我就读的专业,还是其他高校类似专业,都是电竞产业快速扩张“催化”出来

的。学校和老师觉得再不“上车”就晚了,但“上车”之后怎么办,大家都没有很成熟的想法,我们这些学生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进入一个几乎全新的专业,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后悔作出这个选择,也很珍惜、感谢这段大学生活。回首过去,我可能因为专业定位模糊绕了一些路,但最终还是找到工作,进了自己感兴趣的事业,也在路上看到了各种不一样的风景。如果让我提出期待,我希望我们曾经的迷茫与困惑,能让这个专业找到更清晰的定位,让之后的学弟学妹发展得更好。就像是在游戏里给后来的玩家“开地图”一样。



科幻博士 鲜被提起 科幻却已生根发芽

□ 姜振宇

科幻文学看似冷门,但在国内已经是一门有发展潜质的专业。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始在文学院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招收专攻科幻文学研究的博士生,其培养方案列于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方向。次年9月,已在北师大教了15年科幻课的吴岩教授,在该方向招收了第一位博士生,媒体将之称为“科幻博士”。

这显然是一个讹称。当时学界就有观点认为,现当代文学已然是一个并不太宽泛的专业,其中再单列科幻门类,非但不必要,也是对二者的共同窄化。这是一个切中肯綮的判断。如果只是将“科幻”作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文学研究方向,首先就限制了求学者和研究者自身的发挥空间,对最广大、最具社会影响的科幻文化活动,无疑是一种排斥。其次,这也意味着高校文学教育体系不过是将其视为与武侠、推理等诸多文学类型相并列的门类之一,但又曾听说过什么“武侠博士”“推理博士”?

从专业与时代的关联上看,科幻文学与科技发展往往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回溯历史,对于老欧洲的工业发源地来说,科幻意味着城市与工业文明逐渐取代庄园和贵族的欣赏口味;对于美洲大陆来说,科幻意味着原野性的“本土文化正在建立”。而在与中国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中,刘慈欣与正在勃兴的中国科幻更像是百年来时代推演的结果,而非猝不及防的开端。

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角落里的科幻终于走向了舞台中央,而是人们突然发现,科学技术与未来的图景,本就是构成舞台表演的题中应有之意。科幻片在国内电影市场上集体领跑,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幻作品进入中小学,在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1999年之后逐步铺开;从《黑客帝国》(黑衣人)与《阿凡达》的风靡相适应,高校里的科幻社团、课程以及教师的科研日渐丰富。最具有社会标志性的,也许是2013年前后京津两地中高考的科幻题材;2014年中国科协开始勾画的科幻产业扶持政策;2019年的《流浪地球》的观影狂潮;2021年网络小说科幻题材的蔚然成风;2023年落地成都的世界科幻大会。

这些略显生僻的“掌故”,是历代少年对历史与未来的幻想的凝聚。笔者所在的科幻专业,虽然圈子不大,但一直保持着与时代的关联,专业也具备较好的梯队建设。身为60后的吴岩、刘慈欣们,是中国的第一代科幻迷,他们的学生与读者很多,在专业上则横跨数十个方向。等到80后、90后的科幻学者相继登场,专业的科幻研究与教学,也在各处生根发芽。有趣的是,近几年“科幻博士”这个称呼已经鲜被提起,但每年凭借研究科幻特别是中国科幻,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研究者,却有数十位之多,他们分布在中文、外语、哲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中。国内每年由各个高校开设的“科幻课”,总数有六七十门,且有大量热心科幻的其他专业的教师,将科幻内容零散融入相关课程当中。一言以蔽之,眼下的科幻既有极为专业的理论研究与教学,且有跨学科、多领域发展的潜力。

为何会有这样既专业又普遍的状态呢?脱不开去的,仍旧是时代与社会的需求。刘慈欣只有一个,但从刘慈欣和他的作品延伸开去,各种专业人士却很多。科幻作家、出版人、智库研究者、编剧、导演、游戏开发者、特效师、配音演员等等。欧美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科幻文学繁荣景象,正在中国不断出现。

读着刘慈欣的作品,看着《黑客帝国》和《流浪地球》长大的年轻人,具备了更浓厚的科学兴趣,具备了想象未来的能力。人类正在依靠科幻理解时代本身,而高校专业中的多元探索,则让我们更加理解科幻。外界眼中有些冷门的科幻专业,也在彰显着独特的魅力,在教学研究与文化传播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